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含雪樓書

序

劉子威先生文集序

余寅 隆慶

蓋昔者嘗竊疑之我

國家立隆鑠業磐以浩昌殷綸煒起視漢西京不啻百

乎過之皇皇哉其精神發於天地貢於川嶽房盎於方

域而泄越於吾黨謂宜其人上追先民一當作者乃今

不過三四公耳漢西京未百年而太史公司馬長卿巳

雄大若此我

國家二百餘年如兩公者幾人其他若董賈鄒枚諸公亦各以其巨奮興而吾黨輒卑之無論夷考之今復幾人似諸公者蓋吾猷以劉先生之爲烈然先生能以其西京勝而又不特以其西京勝上之若左氏三閭大夫南華老人韓之孼公子衆今人所不能請絕者先生率該之而彬錯出之西京而下又先生最勝之餘事邪夫人世諸閱記不足屬先生目也使天上有籙若霞宮丹甲諸等先生盡耿諸其胸矣使地下有藏若汲冢覆釜諸等先生又盡耿諸其胸矣先生奈何不獸軼千載勝也夫文亦大難言矣其肇也因體其放也繇克其究也

緣化夫文未有不由初授者也必有砰礴之嵬焉必有
誕曼之氣焉必有鴻亢之觀焉必有陵濇之紀焉必有
疏越之步焉必有紆譎之注焉然而得之則其赴之疾
也然乃不得之則率以舒也然而至之則其忘也然乃
未或至之則無猶有圖也劉先生岸然矯直宾心健志
厥力孔肆機倪厚忘壹乎其未之張也總萬於翕也徵
至乎其意忽而電流也鍔錯而白日寒也其莅駭奪人
而不鈌醬也神鼎鑄而姦怪畢鱗也鱗常飛不可狃也
味以劑之故可酌於皇庖稱禁御也又可以歆草澤之
癯使獵獵不止也聲以永之巨不爲覆細不爲淹立均

晉正不可論文還論強弱

而出度也既其既矣猶若未杪也頃刻而盈吾意卒歸於無也吾觀古人善詭而之於詭而輒而無復之善佚蕩遂之於佚蕩而輒而無復之善托諷遂衍而托於風而輒而無復之無復之是以至之至之卒以一品聖此無他古之人得全於不好兼今之人失全於好兼故今文可鏡也論創始則強論極勢則弱論窮變則強論精理則弱論峭拔則強論玄化則弱論纖裁則強論洪鼓則弱劉先生之為烈然也者豈非以前三者備茲四者克宅耶吾又竊疑之今天下率尚其曹好曹嘈也嘈然嘈以其響使天下亦嘈然奔以其響不顧其泰侵而爽

爲北男子豈爲南鬚婦人疑其[illegible]

於乎劉先生若罔聞斯輩也修之墨壘寶之佗佗無所緣而爲聞於世乃其聞遠矣或曰名惡乎薄之今之爲標後之爲楷也恐不在劉先生是惡睹吾劉先生夫使千載往者與其千載來者論予以爲何居當子雲時疇識其大者乃今桓生之言信不信故吾謂劉先生千載人不直論我明氏者非苟爲諂而已也夫吾與子之賞惡能待諸

贈劉都督序

今總鎮開府劉公者蓋古所謂才帥臣哉往者劉公之起松藩而芟雜白草番也論者曰劉將軍偶遂之耳試

復之未必能徼大幸若是既將軍征九系大小三百餘戰盡還其陷地夜即千里得劉將軍無恐橫江諸處所寇大閩將軍討平之川南以寧論者又私竊付將軍以制羌夷誠餘之矣易地而驅之則不為賴矣乃將軍由蜀轉淮南時島夷毒內地欲扼吳絕饟道以覬南都勢猖甚於是將軍殲之盡又殲之於岑港於三沙則劉將軍又能以淮功矣又由淮入閩入百粵敗逆者張璉兵及鄧興陳明光等俘馘島夷無遺醜則劉將軍又能以閩功以百粵功矣所司具上之於是晉都督開府東南總鎮焉夫寓內稱師帥臣者盖林林盛矣總之不得齒

乎古名將之戲下何以故大都通方者難兼量者寡蓋自古歎之也夫兵者危器古之人危用之胥管之乎機矣是故百酌而一歃則發之非時往之無當與桔窳奚擇矣故曰通方之難十舉而一覆則耳目乖應乎足易處與凝滯奚擇矣故曰兼量之寡故方者兵之術量者兵之所為用也邃哉乎機非劉將軍談何容易哉是故員方錯途翕張殊軌以正變不可勝窮也攻而無攻無攻而乃以攻守而無守無守而乃以守以捭闔不可勝窮也上雷九天下蟄九地決之若川止之若山以起伏不可勝窮也欲左左欲右右欲遨遨欲徐徐以屈伸不

可勝窮也以所見知所不見以所不用知所用卒卒若棼井井若暇以參伍不可勝窮也故曰不周而鬭將道以揚兵道以強故得其機則得全於敵矣不得其機則得敗于敵矣夫得全於敵與其得敗於敵也豈可同日而語哉劉將軍慷慨敢事臣也驅之陸陸勝驅之舟舟勝用正正勝用奇奇勝用衆衆勝用寡寡勝諸余所爲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夫將軍之事於蜀於閩於百粵也余耳之未目也意者侈誇之乎余海上人也而將軍來海上四年目不測之淵親歷窮島島夷聞之無敢濡足海波者海波妥如也大都無恭於措盡、而無橋於

士情誠賴之矣故余所爲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將軍嘗自詫往在西陲時虜幾男子今在東南有鬚婦人耳嗟嗟劉將軍曷不北乎北虜患邊張特甚卒無一創痛之者與東南夷校禍大小一弱子辨之矣將軍獨奈何竟卧東南自愉快乎夫北虜誠重猶其枝也東南殷富緩急仰之內地傷是本禍也善種者鋤其非種嘉種乃蕃善國者誅其横民齊民乃業故將軍在東南者稼道然也嗟嗟以彼其才安施而不可哉適者島夷幸一皦止矣東南安矣將軍少須之且北北且搏搏舉矣

本出權門謂之廷復滋哄名教矣

奏疏

星變陳言疏　　趙用賢

奏為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一不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幽渺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　皇上兢惕不遑下　敕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脩舉廢務

固犂然具矣然臣猶以爲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爲　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况事在　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至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爲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爲之欷歔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　陛下之聽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託之寄繫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籍苫處塊銜哀茹痛而不能勉承於　陛下勤懇

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于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傷有識者且爲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　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

臣所不知　陛下何恐于此也臣査得楊溥李賢在
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
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
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
之恍忽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
海之遙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
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勛望積之以數年而
陛下顧毀之於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恐而爲此
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動

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矣　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
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
先朝故事特　敕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
闕不得延悞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
者庶幾洩其痛于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旣可以少安
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　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
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
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
爲紀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
而將迎逢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　皇上主之亦旣

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　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旣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而狥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名行不至于大隳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　陛下不可不進詧于此矣且　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豈非以

在廷諸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使加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顧　陛下擇而用之何如耳　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承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踴出于其間以稱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　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于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

莫測于天人之際竊以為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于此敢昧死為　皇上陳之惟　聖明采納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文蕃蔡不褒榮寄余每讀先生書而重之為国也為鄭也

序

韓非子序

趙用賢

予讀韓非子書蓋喟然而歎曰世道之趨於權譎也君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捭闔抵巇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既熄諸侯各競於詐力而列國之士各騁其機略辯數以務尊安其國而榮顯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執禮往往相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王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橫之說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合之利則匿其

恐愒之迹雖其揣摩馳騖務出於奇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立故當時之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批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於天下蓋稍蠶食而及於始皇之身關東諸國既皆創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讋諸侯而快其志非訐激其詞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關遊士之口故士秦之說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身予於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與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爲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用其所學排固以畢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

制恣睢上以塞聰掩明而下以拂世厲俗非之智又足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則曰當塗之臣擅勢而環其私斯方以遏黨與絕其趣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乘賢而刼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暇而慮其有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臣之一詞同軌於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是皆斯之所醞釀鬱積以基亡秦之禍而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雎羈旅入秦一言而合纔踵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之願得與同遊者其才出雎遠甚而

卒不免僇辱爲天下笑者雖當秦之益親猶數年而始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疑而讒邪不得以投其閒非徒知振暴其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干寵忌前之心挾狠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於說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史公蓋悲非之爲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予以爲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鑿一中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書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

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蠹而覈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予以爲彼其盡絀聖賢之旨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爲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亡和王姦劫說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次無闕

銓衡可書座右

書

與李漸菴　　趙用賢

客冬迨春杪凡再奉門下手教披示極切維誦不敢忘用賢懶慢故是習稟邇來又重疾苦遂不及致一竿牘報謝何物小生辱長者慇懃接遇而顧自棄于相知之側如此賢于初春忽患暈疾顛仆公座幾至不支頃復增劇度非時日可愈遂具疏懇請冀得早歸慰此生全之念若謂動于意氣又或如世俗揉取旨向謬為恬退以文其繫戀之跡賢所甚恥必不敢蹈病中得聞新冢宰之命海內翕然向慕賢時為灑然既又諗門下晉居

大中丞得總攬綱維凡懷抱一切之士莫不悚心稱快賢斯時爲起舞抃歎不自知沉痾之去體也顧今日天下尚稱治安在事諸公皆和簡寬博向慕美善非有深姦巨慝褱不可測之意肆毒于民上也然而南北災沴屢奏民窮財絀勢日岌岌　中國日弊四夷日驕貪墨之風日熾浮詐之習日長當事者亦思挽回之積日累月曾不得膚寸之效豈叔季之俗果不可反將聽其自流于愚以爲紀綱之地尚未得提挈之原振刷之力或未究轉移之本天下不從上之令而從上心神之所注亦已久矣奈之何忽其要而務嘵嘵于其所不信者哉

國家之設六卿以吏部總百官而以御史臺糾察百司之闕失視他卿加重矣邇年以來吏部乃為狥私滅公之主操用舍之權為人酬德而報怨謬名之曰忠厚曰老成天下靡然所不敢論矣至如臺諫之有糾劾是正其察姦之職賴之以振肅百僚也今一及要人而犯其所甚忌則羣然起而攻之為之長者不禁已失矣亦復操戈而為之援焉以是謂全大臣之體不知是乃壞朝廷之體也言及大臣是非委之公論去留聽于 人主而已二百餘年未嘗有保留之說也今時且視為奇貨爭攘臂而恐後矣夫為之于言官已非矣大臣亦復

尤而效之是何心也令甲所載使諸人皆得直言無隱故雖振瑾嚴張之暴未嘗明　詔諸部屬不得言事也剏之自今始耳剏之迄無言其非乃又從而申飭者獨何心也古之論說不行于一時者其文往往備載史冊蓋使後世知當時有明智之士亦使知其處置方畧中今機宜者為後之觀法耳今獨懼發及其陰私乘微有阻格之隙槩使之不得發抄又從而申明重禁之者亦何心也御史出差有不易之次雖江陵當國未聞有大紊其序者今則公行請乞親昵巧猾者趨其近且利疎遠質朴者得其遠且難即御史退而嘖嘖後言不置矣

以紀法之宗而首自變常易叙可乎行取採訪不能不寄耳目于御史爲其各任巡歷于百縣諸司審知其人也今乃有先受寄約分部體訪凡少有意氣不入牢籠者一切豫誣以不可知之事必使不與臺諫之選主爵者心知其寃姑從而慰之以清署清署不足而添設之員加之于必不可添之地以故豪傑飲氣而揚揚得意者皆私人也往時巡按差滿不得攜一物二三十年前未聞御史饋京師要人至數百金者今猶視以爲常至各差互相問遺一交易間東西相輳洎而歸舟之圖書悉滿籯之金寶彼視大舟者特不幸而發覺耳此外薦

務祝及以爲過則必與貪而可

有謝獎有謝到家有候復命有候入覲有饋出訪單有饋爲郡縣者日經營奔走之不暇而欲無濫取于民守清白之規此勢之所必無矣傳云錢一本者入臺而無與立言此非惡暴其短耶愚謂如錢君求之于今亦不易得矣惟風紀之司或未盡公平故是非混淆賢不肖亦惟任意倒置峻節危言者雖之爲立異雄奇跅弛者鄙之爲敗常言中其窾則求之心而曰是有爲舉得其人則非其類而曰是植黨依阿軟媚者尊顯而方正奇偉之士抑折而遠去天下之事皆務于掩飾因循非一日矣今所幸惟先生膺此要任澄清之志既所素抱而

才氣德望又足以壓人心而使之聳聽而易慮能少加意而默爲之主持焉不終朝而可見清明之象矣幸甚幸甚瞿參軍汝稷王車駕士騏唐儀制從元姜戸部士昌馬比部猶龍皆邃養精詣人倫之表而其他若御史丁賓副使蔡文範府丞許孚遠參議丁此呂王士性餘姚趙司馬關西魏司徒一時夙德奇才豈容久棄遠外如先生建升平之業當于此數公者有賴矣賢者分將閟影林壑于生平知巳者之側不一吐露則歸而有餘憾遂發其狂言至此亦知先生愛賢當不令章揚而召之怨與禍也

上王相公

頃讀臺中二疏斋攻李少卿而并中子道純甫乃獨不斥及于賢然賢實爲罪首特以稍遠耳目故僅免唇齒耳賢安敢幸一不挂名彈章遂默默低頭就此籠絡耶少卿曩時排擊大憝眞有　社稷之功亦幾蹈鼎鑊之險及今事成而議其後始見爲易耳有如巨鐺偃然握柄即諸爲富貴計者無不得然成何等　朝廷耶少卿之過坐語言不謹急于呈能所坐亦微何至如所云云汚衊已甚寧當爲人令或指名故黨者輒訾爲擦扶隱伏刻削無仁恩何獨攻少卿諸人輒以爲中竅察快時

論羣起而相然耶少卿今日之事乃起周元乎一疏聞元乎疏出所以搆之者百方皆奇詭縱橫非控揣所及人蓋徒知此爲禍始而不知禍寔胚胎于司寇公之一論也司寇公果如疏所云耶抑不如疏所云耶先生當有定衡則李少卿猶在可原之列矣至如吳沈二君忠言正色偘偘爲　國江御史直方蹇蹇眞有匪躬之節而皆橫被攻讁旁觀嬉笑自以爲得居此奇貨是何心哉諸君之失在持論太露責人太詳求治太急自任太過以此責諸君當抑首受罪今徒以臆度論此將張頤領樹黨與急得躐進遂握樞要盡剪其所私惡植其所

私喜不去私黨則是非不分別議論不歸一是矣然此亦以隱度論彼皆背公死黨感疇昔者之遇而必逞怒于攻疇昔者之人陽闔陰闢指令頤氣之間坐幸剽剝之及踪跡往往右袒亦非無據彼以隱論此亦以隱論然則是非議論何從而不紛紛耶夫此諸人悉數之不盈四五易盡也又况孤立一意無與援于上無私黨于下無深思巧術以自固勢亦易去也所藉者上之篤信而深維之耳世之側目而羣誹于此數人者皆日不能安分不能守默固諸人之罪然未嘗挾名高而營私利也未嘗恃意氣而肆干托也未嘗立門户而招權寵也

處拙無巧

卽有可否。要爲正論。卽有同異。要爲無私。今責以不能安常待時。嘵嘵焉取衆尤。而無補于事。此爲諸人自謀誠不可耳。昔者范希文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其爲小官。章疏何止數十。至居母憂。而猶上陳封事。蘇子瞻自起團練入朝。又當司馬公秉政。其所爭論。不遺纖悉。何當時不如今日之非。而後世猶有正人君子之褒耶。然則諸人或專于報 主。而拙于謀身乎。未可知也。且諸人者。皆有資望可循。又有地位可據。豈不知少爲濡忍。且夕聳顯。卽用思一展其蘊蓄。亦豈不知循嘿于斯須者之可得哉。乃顧爲非分之爭。而邀立至之禍

舍必得之計。而營自窮之策。諸人雖愚。未必至此。先生試窮極根株而一炤。詧之斷不能逃于至公至明之見也。賢謬託平日知愛遂敢極意肆口不知忌諱。罪我知我亦惟先生裁量若賢氣質之偏不能融化先生固已諗知之而自度非用世之資又有不待世人之共棄而後知者當置勿論可也

與趙儕鶴

日辱兄遺教謂當陸沉以俟忘仕與止而一付運于天地之高也。甚善教語敢不刻心以聽第云陸沉者必有歸著處。若不得歸著。此便是心慕榮祿假無不可之說。

不得利則世無鄉原

占地步以自恣耳必非聖賢立心處世一段眞意也方今天下議論一涉利達名場則曰且姑與逶迤勿過激取疑至事涉關係輒又曰須從容隱忍乃所以成事其究不過一依回而旋且脫手此習已入人骨髓往往得利以去弟亦不敢置辯審如是凡爲官者必無一可去之日卽有鞠躬盡瘁出身犯難者且當以壞事目之必依阿相仗濡忍回互而後以爲任亨屯之運得大人之用耶學術人心至此最高明者亦溺其說弟愚不敢信竊謂吾人行止必當求所自安處欲去必眞能忘爵祿欲仕必眞能效一職比一官不以負 朝廷之任使其

得失毀譽一付之造物而吾不置欣戚其中斯爲得耳若以大愚大惑自居而待造化之技盡稍一失足便落近來頑鈍窩裏此弟所以寧執硜硜之諒而不欲效世人混托無不可之說也弟非敢愎敖自是竊以爲今日眞有志于爲君子者必計得歸著何處然後可任運以爲仕止耳此意惟熙亭兄得之最眞亦惟吾丈可鬬此說而不色忤也

王先生我吳第一人余爲刻集而祠之

傳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玄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爲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奇說渺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於塗之人。此何以貴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勵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安人所以餌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傳誦書。輒了了。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何爲存

哉必漢儒誤入其已删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値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慧陽湖轉國子博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而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志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規矩矩其糟粕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資斧先生歸而廬居甚隘則

寄寓天王寺中齋書易粟有饋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其人乃止饋年十九籍博士弟子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爲奇傑文自振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虛詞凌厲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即洸潰至毀器擊床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跽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天旦矣陽湖觀察建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伏臘奉盥請祖觴豆饎爨無不躬親有招先

生飲者以效佐歡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邪稱疾而返自是遂絶燕會祖母俞得老疾先生進匕劑逾月不解帶既沒摽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爲毀容陽湖服闋參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於家視滫瀡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橐以助衿禂愈於巳女治閫內外井井不施撻而舍中見無敢通飲食狎游者陽湖致其仕歸則先生佐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寶過爲親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大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逾量須若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逆

諸途巳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簀微傾曰此非得正
而斃也侍者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
死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痾別墅久年始
歸子舍而配盧氏失郁安人驩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閉戸省慾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發於背
先生親自吮呧卧床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也
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三年未嘗見
齒人不知爲繼母也旣而長子卒陽湖爲置二媵人先
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息
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之甲子督學耿公聞

其行超格貢焉强之赴京以親老力辭郡邑或交以篚謝不納而惟以坊金惠三族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湖老而足不良於行先生復絕內移床傍親所臥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一夕十數便先生卧不交睫微聞謦欬則躍然起立爲代鳩杖未幾陽湖捐舘則哀如喪郁安人者遺田數百畝以其租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泣相率而喪陽湖緦者如功功者如朞至賓客慕義而賻賵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友愛諸從病瘵如其身諸表姪孳子視焉闢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詘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肬

粟終歲單紋益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于錢家踰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乎陽湖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與人辟之其人踰益訴詈直至廳事呼姓名搥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與常當暴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娩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公勗之曰子須以言論橐籥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諉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

從游者四百餘人或刻厲相責談一意事聖賢學不爲兩端自解諸賓客聽講者戶外屨常獵獵諸生以二六日會禪與寺辨論鋒起先生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然氷釋嘗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藉以愼獨爲標的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愼獨身體之自可見愼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

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茂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吳俗慕魏晉放逸容雅儀檢先生益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於家禮遠邇相傚雋者不敢蹈厲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風俗一變先生檢柙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桑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自

攺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黔歸與先生談權學問甚洽也曾與予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懼其啓學者以靡亂也徐廸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滮以爲河祠隗林以爲岱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泛覽子史者先生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嚮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藹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

然玩之無窮所著有文訓家禮纂游武夷記行於世憑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靈者以溟涬爲宅垗象器者以筌蹄爲奥猖狂叫呶詭僻固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俾爲學齒頰爲師畢畢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已矣尋常踐履視爲贅行若夫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天德獨先生有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愧余之傳先生也亦然

做一篇彈劾文其實遼事破壞了如指掌矣

序

撫遼疏稿序

孫鑛

隆萬間遼有宿將戰輙捷出塞尤多奇捷以軍功中率封爲列侯衆皆謂東非長城也仕宦者至戲相謂曰何不爲遼東開府但啜彼餘汁即加秩蔭子相踵不數年階入座矣乃巷論殊不爾謂首功多僞增又强虜來畏不敢與敵已乃伺間襲彼羸弱不入寇者冀充數敗則掩之失去堡尤多且虐其軍甚下戶不能藏一焉予曰此所謂讒慝口也夫少飾夸武有之寧詎至是歲甲午予自兵貳受　命禦倭寔領薊遼保定而于田亦擢中

巡撫遼於時前帥業爲閹覘使者劾罷奉　朝請遼已兩易帥適征倭兵數萬悉取道於遼遼亦發兵東轉輸爲費遼人重困而後帥少儒虜至不能禦復謀易帥彼父子數輩耽耽冀焉廷議莫或主乃推上谷董將軍董亦宿將也于田先赴廣寧任予以禦倭亦東往直渡遼水遠駐遼陽城虜既得志于夏及冬復來擁衆可十萬分東西兩道期至廣寧南合軍曰此舉必無遼矣于田戒西師謹守無戰而授計大將東扼之於鎮武堡大破之之衝其腹陷其背追犇出塞數百里虜嬰頭鼠竄不敢反南顧捕斬甚衆遼人謂自立鎮以來未有此捷也而

西虜攻右屯城不克亦遁去時彼父子雖家居然寔執輿柄初聞虜警謂我必敗念安遼莫如彼必工握印及聞捷乃內慙不敢出一語而虜大敗後氣衰邊巡自保遼自此漸寧矣予駐遼陽久間詢貴將往事則囊所聞巷論皆不誣乃更有甚者彼遼人也廬舍之消長錙銖無不知凡富室有子輙以選士徵之入賄乃已其賄以產爲差率牛沒焉壯丁徒馬咸籍幕府即裨將無敢留大約括萬戸之脂膏入一家萃百城之精鋭歸一姓以故亦能戰而發軍時其家衆貳人挾一首以出遼人謂之懷挾非歸虜首纍纍不知得自何所堪痛哭矣前壬

申閱視時貴將方有內主焰甚熾使者食次偶呫嚅自語曰茲盛秋安得一捷壯我色明日忽傳警俄捷書至獲首虜數十級使者驚且喜如數報　上其兵憲陝人也鄉達者以私問之荅曰此邊將常事何問盖寔無一虜也首功既多姻故及奴皆拜爵厚祿盡入私家家益實伍益虛我報捷不休虜入寇不止所失堡數十皆犁爲田按故記詢之莫可踪跡曰久矣諸裨將歲賄皆有額金土物錯遝產盖鱗筭櫛妝焉非無戰功寔不能與旱當也于田悉除前秕政核軍實拔武勇大將畏旁伺兢兢自戢既戰勝士氣益倍乙未春東擣丙申夏西襲

肯捷遼使入京貴將私謂曰聞邇來行伍飭每鼓吹起鎮城持滿者踰萬騎盛哉因指其奴曰向時豈無惟爲汝輩所耗耳叅亦心折矣虜衆既失利不敢内犯其小醜卒怨其酋長乃乞來市于田因羈縻許之再歲無警禾黍滿埜如雲閭里鮮誅求安堵相樂生息日以多方議復舊遼陽與開元廣寧相望據弓弦以守會征倭事急未果踰年予被譴歸于田尋請告太師亦更亡何彼氏子復繼帥物情漸移非于田在時比矣予省吝里中于田以撫遼疏藁寄予往事在眼忽郵報來遼大將敗死掩卷撫几不知涕之下交頤也昝磐瑱豈一日力荏

遼人不可用如此

苒如弃後帥與中使搆復獲皐則老將仍往年已七十餘矣嗟夫彼父子非不可用弟廟堂能少裁之不使驕俾如于田輩以驅馳範之雖不能大抑其私庶幾可使戰功實稱戰將也遼不郡邑將易爲拮克方貴將得志時將固非遼人者犄角以競刀錐孰自决藩若參伍用屯地人猶足破黨齊輯乎彎銜無泛駕日凡于田諸營苦心具在疏稿中然所以陰持其衡使驁將不得恃功忠義伸志者疏不能舉也此事大難論弟子不張膽言之是非易位矣因著之俟籌邊者審焉

讀今文編公頗留心於此

書

與余君房論文書　孫鑛

昨史鶴亭丈偶過論文曰槐野先生作文但如此作而巳滄溟先生則枯筆時先有必使人不易解之意此言良有味子威亦未免犯此恒人無庸欺智者恐終不可欺何作此伎倆爲哉李王二公絶相厚然李極高王極卑正絶不同王根髓原在子瞻稍輔以世說然才本高後又涉獵左馬諸書稍變調是以自謂得之國策耳汪與王涉未深良是汪字句眞工可謂一時絶調其以古語傳今事無不渾帖更有今語不能盡而渠用古語却

盡之者不可謂不妙然秖是辭命一家耳不是神來之調王之風神殊雄俊大有不可及處要之汪終須讓王耳汪刻墳雅似極意在檀弓考工記然渠於二書所得却少若專宗此恐或失之清瘦亦非所謂大家正派也今時諸名家先生謂於古作者何嘗韓柳似終不可及王的是一子瞻以好高故面目似過之然綜其實恐未易優劣汪則是一劉孝標以不能畢拔翻讓之耳

昨奉教謂儕左輔於四公必於泉臺有蠻觸之戰足下豈尚於左輔有不足邪宋人云讀柳歐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鏞今盡讀滄溟弇州太函文乃益知左輔爲不

可及諸公集卷雖踰百然求如左輔數行尚不能得來
教謂左輔不博不流動誠有然者然亦不至太約太拙
稽之前代子厚亦不甚流動而永叔最爲不博左輔惟
不博故簡惟不流動故勁然至若柳濱序及兩程策亦
何嘗不博送石洲鳳泉壽先伯諸序又何嘗不流動哉
兼美無瑕即古人亦難之故精煉者不輕逸跌宕者不
流贅艱深者澀典實者拙即丘明子長規模且判然別
矣今歷下新都可謂博然以較司成公李尚覺澀汪尚
覺碎豈得擅流動之譽妻江最流動矣然惟博於詭部
耳若文則豈可言博過華州哉惟子威可謂博且流動

大洲有料處

還是北地第一

然總論所至文人不及五公此文章所以難言也子威所以居閒位者以無神境耳即讌游記亦秪是偏鋒别境大洲有神境然修辭之功未極鑛雖獨服之豈能恊於衆心哉大家唐二人宋歐曾王蘇氏父子共五人欒城不與鑛謂五公爲大家正以我　朝言也韓柳終不易及前小敵固嘗言之宋五家正可相當若漢以前大家信更在唐二家上然成一家言與今人又當别論足下謂北地失之模擬世人論亦如此此第以鑛素所熟觀者言之惟一二篇稍有痕其餘亦多係自撰即瑣來五言等所收者何篇爲大模擬邪所謂三公俱確第汪之襲

亦不讓後李、或有終篇無一語自創者殆如集古句耳鳳洲才信高、顧要今所造、亦已旣竭其才、渠語于鱗固云加我十年、亦不能長有子境此眞是自知之語、謂其輕前欺後似猶爲不虞之譽近有對奕者數負不服曰我但貪耳應之者曰貪即是汝品下曰但生耳曰生即是汝品下曰速耳曰速即是汝品下曰輕易汝耳曰輕易即是汝品下文亦猶此昔人謂參也魯故造道深人才各有偏偏即有不至不可謂堂堂者勝啇者也惟左輔四十有九而遭岩墻之阨不究其至眞爲可惜耳劉莊襄墓志眞一好題不如弇州公何爲步幸如此其爲

張文忠傳亦不稱太函與戚將軍最厚而於其墓銘亦頗寥寥然則兩公所自負爲一攀龍者安在哉宋雖有五人然舉世以配韓柳者亦止二人我朝空同當其一不待言矣其一人當在兩王在鏷必以屬之槐野在先生必以屬之鳳洲然邪否邪前人已矣後起者集數公之成超乘而上必當有人先生幸無讓焉

昨偶讀嘉則五言律漫有所評翰教謂爲過苛夫以足下及箕仲夙目推許之盛而頃聞此語宜訝其苛第豐對樓集見在其弟二十二卷苛君房先生起至張司理止共五十首內何首爲佳可入選乎前本欣固云亦有

一二稍可顧猶是常語若在茂秦集中秪下乘耳何足
當二先生之謚許謂在于鱗上也記往日白雪樓集初
出時鑽於先宗伯兄案上見之讀一二首覺其作甚讀
至數十首更覺奇古高妙反覆諷詠手之不能釋因檢
其名氏則標曰于鱗以爲豈唐人邪何不見列于十二
家及細觀其所贈遺諸公類皆今人也今昔有如此詩
人而奈何不聞談及乎比先兄自外來問之乃知班孟
堅即班固也蓋鑽是時止曉滄溟名攀龍不識其字耳
太函序弇州集蓋以不聞聞者先得我心鑽之服滄溟
得于暗索中此乃所謂眞知今豈對樓集以二先生之

諄諄提耳而猶不能解以視索士之不知何人集曷若然則其不及于鱗明矣弇州謂嘉則詩是隱逸之冠亦未然以僕所見謝四溟吳芝川陳海樵王百穀輩雖未及細校然似俱不甚讓之今先生執像筆幸愼許可無若太函之許元瑞斯稱情矣僕於樂府一派原未深解故以妄許嘉則所以然者以俚淺率三病在樂府每有之而無能掩瑜妄意其不恭或得柳士師一體耳我朝詩成弘以前大約沿宋元氣習雖格卑語近然道情事亦真率可喜自空同倡為盛唐漢魏之說大曆以下悉指爲天下靡然從之此最是正路無可議者然天下

要語

亂道是尤要一派

事、但入正路即難耶、作人亦如此、久之覺束縛不堪、斯逃而之初唐、已又進之六朝、在嘉靖中最盛、然此路實隘而不弘、近遂有舍去近體但祖漢魏之論、然有言之者、鮮行之者、則以此一路枯淡、且説物情不盡耳、近十餘年以來、遂開亂道一派、昨某某皆此派也、然此派亦有二支、一長吉玉川、一子瞻魯直、某近李盧、某近蘇黃、然某猶有可喜、以其近於自然、某則太矯揉耳、文派至亂道、則極不可返、邇來作人亦多此派、此實關係世道、良足歎慨、然弇州晩年諸作、實已透漏亂道端倪、蓋氣數人情、至此不得不然、亦非二三人之過也、

記

重建勑封昭靈張龍王祠碑記　　屠　隆

張龍王諱路斯唐進士宣城令也宣城令則曷爲龍也斯所謂玄同者也夫陵烏蠐螬物有必化而況玄聖神明之德乎眞人託寄於物而獨化於無方且躡靈虛而消搖乎抱氣而守神夫氣抱則累釋累釋則亡不之矣神守則器廢器廢則亡不化矣故崧高爲申甫安知申甫之不復爲崧高也傳說爲列星安知列星之不復爲傳說也人知柱下史著五千言出關而西也不知夏商而前通玄鬱華庚成錄圖務成尹壽眞行之爲柱下者

幾度世乎烏可詰哉則又烏知宣城令之非龍龍之非宣城令也抑龍之物神故其爲用大矣聖眞託焉玄德宅焉靈變出焉體潛泥塗而功配亭毒㸌之則萬物立稿而沐之則四海含潤所操者玄而及物者鉅故易號龍德厥位六焉六者何德玄同也張龍王名世相傳顧上人蓋焦氏臺故宅也乃記所稱終綃九子之事則大奇矣而近於誣六合之內顧何不有也誣也乎哉隆以旱禱於王故祠不崇朝而雨再登王祠則又大雨也靈氣於昭乎烈哉於是邑人爲王改築宮祠焉而屠子爲之記

絕是至情無一語湊泊

發潁陽記

居子居潁既奏部檄移青浦按期殊促夜奉檄詰朝遂行潁父老子弟倉皇走送有騎者有不及騎而徒步者踉蹡於道居子固止之抵八十里又固止之臨河而別慘動天地諸生各騎一蹇驢復走大雪中三百里居子辭焉痛哭不止居子亦爲泣數行下乃相與夜入一茅屋中叙語僕以濁醪質明復痛哭別去時迫於檄期勢不能挈室以行乃獨身日夜馳而留老母及室人後發邑中止安車二既行而念老母年高室人新娩皆不可無安車乃使人以車還而自乘一馬時曠野雪深數尺

疾風如矢體中挾纊若無有黃沙晝瞞咫尺不辨人馬明日雪益甚馬足陷氷雪中凍且裂錐野數十里前無村落民居不可以止乃下馬徒步亦復蹈氷雪衆各扶掖蹣跚行薄暮抵一孤村落落茅茨數椽爲大雪覆壓幾圮矣屠子與徒御投焉衣服沾濡且盡求燎不得遣人四出拾枯蘆而燃之濕不可燃煙氣侵兩睫淚下村翁媼見來者衆也驚而逐客屠子以溫言撫之再三乃止弗逐後負擔者不至屠子恐其凍死澤中命從行者以束炬還迎之夜深而後至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濕牀頭積雪盈尺襆被如氷旦起上馬行數里見山谷中

羣監縷號哭而來屠子停轡問之皆答曰吾儕小人皆
大梁民爲官人拘於河工一歲冬月甓放還單衣敝盡
而槖中亡一錢柰此寒天何去其家尚千里早晚委於
溝壑故哀傷而哭爾屠子泫然憐之捐金錢而後行其
人咸哭拜馬首去而風雪益厲屠子馬上太息曰屠生
每出行必有風雪夫屠生胡足言顧念獨此曹藍縷甚
矣而又行遇此者其何能生還貴介公子操弓矢挾彈
丸臂鷹牽犬騎出郊原射虎逐狡兎南山則風日燠溫
也此亦豈有說哉老母後發間關險巇復倍之嗟乎行
役之難如此彼嵒棲野宿之夫非苟薄富貴蓋亦有見

大為文士吐氣

焉徜徉卒歲則取適而已

二陸先生祠記

夫賤華貴實悼古之摽擊悅離蟲太上之所不由故世之鉅人鴻德厭薄浮藻謂亡所用之然而權曾之夫亦往往逃焉乃臧孫氏所稱三不朽不廢立言矣洪荒而後神聖大賢其所豎立者朗揭六合為萬世規苟不託之文士之竹素烏能傳之無窮與天壤共敝乎即尼父恂恂篤行而手定六籍告來世五千言非文章耶夫老氏豈不冲然玄素也不使仰觀於日月之華五星之彩雲霞璀璨山川焜耀然後悟此道之貴也儀者謂蕭司

空華而不實少文者率藉口焉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軼
三五焉用文爲若猶未也奈何㕘口而誣天下巨麗之
業司空妙識博綜多聞寧獨辨海鳧龍鮓之屬稱神智
雄藻哉其大者精忠奮於國家欵誠信於幽冥通儒碩
望彬彬質有其文故可貴也二陸先生蚤歲以天才贍
逸見賞司空所操管濡於斧泉爛於天星吾固得不論
史稱平原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即敦麗本實之士奚過
焉是龍清識要自偉然矣或謂其周旋昏亂之朝卒與
禍會爲缺知幾之神夫黃鵠遊於汙池祥鸞鎩於棘林
蓋亦屬有天命非由人事豈其時若稽叔夜龍性矯舉

薄富貴若條籠而卒亦不免豈文章之過也觀平原臨妝白皙從容神色自若此其氣量宏遠其於死生了矣夫學至於了死生豈易及哉其生也馳大譽於九州而其死也精魂感於二儀乃鴻麗之文兩先生霍焉競爽至使君苗燒硯蔡公流血吳會秀異之氣實發於兩公譬之天雞始鳴耀靈啟途其有功於來茲大矣兩先生華亭人而青浦者故華亭西鄙今兩先生墓實在青浦則今固青浦人也不佞來令茲邑既已祀兩先生學宮復為之建祠專祀焉而并考其平生之操履使知不佞之所願執鞭從事者不獨以其文是役也不佞實捐俸

首事終之者部民陳謨蔡倫而祠墓則俞孝廉顯卿所
捐上田皆好義有志者得並書

取其詞氣甚雅雅

書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屠　隆　一刻吳國倫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北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若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殞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言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實陰持之飛竊

意相國爲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耻相國爲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内折中原之氣而外長寇讐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咏宋微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願相國念之且相國常從胡中回煙沙之地不憏於中原乎氊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

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阽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申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巵酒飛寧能一嚥耶相國卽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卽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顧相國圖之飛爲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巳也

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卽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臣請
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
利僥首喪氣爲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
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爲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

雜著

浮巧　　屠隆

甚矣人之好附而趨利也史言漢武帝好神仙海上燕齊迂怪之士爭搤腕言有神仙近世爲甚當塗好趨奉則爭媚色軟語噂㗛奔走以進當塗好財貨則爭輿金輦玉納賂通賄以進當塗好道學則爭寬衣博帶繩趨尺步聚徒結社高談性命以進當塗好佛老則爭言泥洹羽化虛化空無寂梲鋒玄解飾有道氣象以進當塗好功名則爭譚黃石素書五兵三略攘臂請纓南征夷非討虜作英雄面孔以進當塗好簡朴則爭敝車羸馬

冒進

麄衣糲食內或多慾外示清真以進當塗好詞賦則爭誇雕龍繡虎人懷寸珠家藏片玉握管函牘以進水石幸投椒蘭遂緦因緣梯媒獵取榮利一旦時移事改大謬不然矣見貪婪饕餮者得利則不羞以身爲溝壑黃昏閉戶白晝攫人擾擾熙熙有同牙儈見清淨介特者得利則麾斥問遺訐首雁能矯亢詭激始立名高而徐收其厚利及一旦訾窳誰無耳目人可欺乎見建言者泰山北斗位望隆赫則脂韋而效姜桂軟曲而勉骨鯁爭伏闕陳言犯顏批鱗翼得一嚴譴而去凄涼一時榮華無已是何此時龍比之多耶劉向與欽不同朝劉蕡

與李栖楚共列魚龍珷玉溷而不可復辯世道人情胥趣浮巧可歎矣

務眞

古者文章氣節經濟性命之士如鳳毛麐角寥寥哉代不數人當今之世綜詩文則曹劉接踵徵氣節則龍比連肩語經濟則人人管蕭譚性命則家家孔老是何今日之氣化反盛於往時也嗟乎古人多本色今人多贋物古人務其內今人務其外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喆偶嬰逆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人物以爲大丈夫之事止於此而已不勝其腼

韋繞指之心頭頂綸巾手揮玉麈慷慨自許不曰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旌干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峡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欛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識者哂焉夜光明月世不恒有假魚目以爲珠碔玞以爲玉則充肆矣余願今之君子無亦務其眞乎

机事不密則害我

傳

王孝子世名傳　　張鳳翼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為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至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刄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鄰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

好邑令

有此俗吏

購。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祖價餽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玆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舘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恐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絶吭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寃潛懷壯志强顏與讐同室矣

父之有傷有賄可驗有行之人可証而忍令孝子以不忍檢之受死耶誰當局而令彼是可恨可恨○前娼毆母毋未死也子

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屍。即死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並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囑之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死。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

爲手刃竟得免死且免戍則當事者爲得法之神而世徒徇法之迹耳豈不自之相去不既遠哉

彼六年苦心謂何天下有此慘人

爲人而不能學一孝子可羞也

孝子正色曰豈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羣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即以頭觸堦石血濆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甦即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久

之屍不苦苦欲檢矣

天人交感非虛則孝子不當死可知彼執法者謂何

天意欲死孝子則不虛雷矣

之乃返汪所在、曰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自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奔哭者載道、嗟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彼買和契贓具在、可以坐俊殺良之罪、可以挽豊名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不借孝子一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而卒免於罪、報師讐

且爾況報父讐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抱父痛日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荆軻之不能忍於易水留侯之不能忍於博浪者子能忍之其智足多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聶政死韓程嬰死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而能忠矣使其不死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檻必能死綏必能食一必能爲鐵方伯爲景山丞爲于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

孝子之死而獨惜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爲之
傳

可終日談
而不厭

雜著

語言談

張獻翼

言有下流之言如暴棄詘謅之類是已有市井之言如炎涼貨利之類是已有荒唐之言如浮游不根之類是已老子云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莊子云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況言下流之言市井之言荒唐之言乎苟類斯言不爲下流則爲市井吾望汝曹爲才子弟士君子而可有一於是乎鄭五花歇後語可鑒也然芻蕘之言狂夫之言又君子所聽而察焉者芻蕘與狂夫非下流市井之謂也有理寓焉如孺子之歌夏彥之

類是巳下流訕謗市井貨利誤聽之不覺喜談而樂道不惟口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至謬悠之說荒唐之言尤不可不戒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詞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詞驗其誠不誠也少見鄉曲有一前輩善爲俚鄙頃刻成篇播滿人口以快一時之意於人若無大損而於巳損德不少君子隱惡不談人過自是長者之道非懼害至此而不爲也自有不忍言者此雖小惡終基大禍汝曹幸所見皆長者自能言以來耳不聞下流市井之言況俚鄙之詞乎吾深懼此事不得不爲杞人之憂漆

二項人皆難處

室之懼予少侍文待詔先生之側常云人有一言涉於虛百行俱隳矣前輩之言有旨哉汝曹念之見富者勿談巳之不足似乎有所求對貧者勿談巳之贍足似乎有所傲不問而告問一告二皆非也對長者切勿妄談他事涉於輕縱對處順境人勿多及沉淪蹉跌事遇失意人勿多談飛揚快利事見閒適瀟洒之客勿論隱顯貴賤盛衰及風塵除目中事恐妨其雅懷且乖雅道自負之意遭俗客世人當隨時應答勿引丘壑煙霞詩章文翰事恐拂戾其情語云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凡情多忌諱勿輕率談巳胸懷恐誤觸人之忌犯人之

諱亦足招尤陶淵明云悅親戚之情話豈槩施者
哉蘇瓊字珍之清河太守道人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
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每見談問玄理研
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
我入青雲路何由得論地上事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
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馬人曰臧氏皆有
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
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
夫之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美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顏丁淵成童學

孔氏之門問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
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狹訐懷詐以
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裴令臨終告
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
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爾張曲江語人曰學者
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書量既并包文情亦浩
瀚陶淵明聞流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秋稻已秀翠色染
人時部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李白登華
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
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戴顒春携雙柑斗酒

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周旻語常帶華藻李時安曰時方三月坐間生無數牡丹花矣張祜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談不覺墜地羣公對雪尚隆之曰燮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汞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號李白粲花之論古人言談高者大都如此卑者亦不至令人洗耳昔人在傭奴之中片言令人拔擢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太眞終日無鄙言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王

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座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推此知之宋史載孫甫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言談如是斯無惡於言談矣予從弟鳳文廷儀輩謂予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未嘗發一鄙語予不能然羣從所見有如此

宋公初令吳繼撫吳乃請田賦而吳之役出遂以不朽其用才也

贈大都督孟諸戚公超召北征序　宋儀望

皇上既嗣登寶曆亟詔廷臣宣布德意恩與海內黜務更始其各邊文武將上則又大加賚予以示優勸未幾諜言北虜且內侵臺諫諸臣爭上疏言事柄兵者日條奏不暇然卒莫能施行於是給事中吳君上言國家制御醜虜患在於備多而力分專守而忘戰今兩廣總督侍郎臣譚某閩浙總兵官臣戚某有經畧才臣以為莫若召還二臣專與計事一二年間虜乃可圖也　上韙其言有詔代譚公還部既而虜果犯薊鎮寇鴈門攻城

破邑憑凌愈甚本兵用御史言輙趣戚公還督府以肩
大事公既得報歸自海上戒行有日于是藩臬大夫閫
帥參遊合餞公于平遠之臺以𢀖護軍閫中宜有言以
佐觴豆予惟㫺周宣王遭邦新造四夷交侵赫然思奮
文武之烈爰命召虎方叔平淮夷下荆蠻吉甫伐玁狁
當是時若南仲休父輩皆左右大臣前後奉命征伐率
親督戎行以是能底定南北稱中興今主上當 先帝朝
南北最號多故方倭奴倣擾破郡據城入閩騷然於時
司馬譚公重倚將軍用兵不滿萬人所向克捷斬首几
數萬級世嘗以此誇豔兩公是其勳業豈固與周之

方召埓矣今非虜爲患視倭奴不甚相遠然則數犯畿甸震驚陵寢將兵者日廩廩不自完　今天子深鑒往轍乃聽羣臣議召還二公計事因將望二公兼領南北不止如方召諸人專任一方而巳然乎以爲事不素定而能致用未矣將軍試度醜虜與倭孰强南兵與北孰便務守與決戰孰利又誠聽將軍計一二年間可與虜一戰決勝負否將軍曰虜性黠驁挾衆動數十萬此未易以計破也昔王翦伐楚度必用六十萬當時皆以爲怯乃後卒如翦言以醜虜視楚其難易强弱何如今諸邊兵馬非不衆且悍也兵甲非不堅利也歲費粮餉非

不多也然數十年間不敢與虜决一戰者則不若剪之
度楚故也某以為　天子苟聽愚計非練兵十萬不足
以越南徼而踐虜庭夫制人之與制於人也勝人之與
勝於人也不可同年語矣是故擇將帥廣召募明賞罰
定分布此四者兵之至要也動於其所不測備於其所
不知取財于郡縣而糜有經練兵于鄉伍而民不疑此
其說有不可以口舌陳者夫無形者制有形者也無用
者制有用者也能多能寡能聚能散能進能退能柔能
剛翕張變化惟所操持夫是以能常勝不驕常戰不怯
常勞不罷然非廟堂上張於上公卿協謀於下恐未可

以卒圖也　今天子不以某爲不肖俾得偕司馬公還朝討事于二人平昝相與籌議亦不過如此而已不然某所藉以報國者惟此身耳它非某所知也諸大夫旣聽公言咸避席請曰某等今日幸聞將軍長計敢不酌酒爲將軍賀于不佞辱知最深乃效昝人贈言之誼次第其語書付行李俾它日史氏得並采覈以見大將軍成功張本云亦諸大夫之志也

有錯綜條暢豈待監河御史哉

傳

黃翁傳

王穉登

黃翁名懷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爲尤凡其國土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錦竹箭橘柚筐服纖縞之屬明珠翠毛金錫流黃之貨山委于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爲美宮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于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士人又多靈智能以其意爲贋物衒鬻射利售者往往受其欺黃翁能爲人辨析剖證指說好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博通於是諸凡以古鐘鼎金

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　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故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郎中書見　朝廷遷官晉階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某人爲御史則曰以某器進某人爲監司則曰以某圖入由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經圖史丹青玉檢金匱之書棼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爲金錢貨賂爾矣余謂三代古人之制其齒革木簡之質多憔悴靡爛不可存於世其可存於世不憔悴靡爛者莫

古鐘鼎金石圖書若如黃翁言鐘鼎金石圖書而徒以
博美官獵要津是鶴爲媒而食餌也鶴之貴香之重其
寶于世以高潔淸遠舍是爲媒餌於人間鶴與香奚爲
取黃翁謂余言良是并入傳

禮之精
甥儀禮

序

王孟夙母魏孺人六十序　歸于慕

禮之行也必本于情情至而文生文生而禮成不本於情徒㝢故事軀一世之人以虛文爲不得已君子傷之夫人之於子慕表姊也然而子慕之生也三十有五年矣未嘗一見姊姊之夫子爲先達歷郎署爲郡守歸於鄉里比其謝世也猶未知其鬚眉狀貌之何似然則與行道之人奚以異雖然子慕之得交於夫人之子孟夙則有年矣久而益親子慕終不以姊爲問而孟夙之執甥禮愈恭子慕常有踧踖不自安之意夫與人爲甥舅

至欲以舅自處而踧踖不自安知有友不知有姊其於友誼爲無失矣而於姊不免於薄兄弟也朋友之交也舉其一廢其一豈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哉歲之丁酉夫人春秋六十子慕始得奉觴爲夫人壽歷階逡巡却立者再私念曰今日之爲壽也而以姊之故也于情微今日之爲壽也而以朋友之母也于情篤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朋友之母又念曰今日之爲壽也而徒以朋友之母也夫人未必引而進之今日之爲壽也而以姊之故也因得以覿夫人之貌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姊於是以兄弟之禮見君子謂是舉也賢賢而親

親本於情合於禮異乎世之爲壽者矣

傳

歸烈婦傳

歸子慕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彝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即死、喪畢、爾自歸事母、居養爾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君即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死、婦哭之、顧床頭劒、拔劒欲自裁、母抱持奪劒、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曰趣市棺、我婦人、死即殯、不可露尸、母守之三日夜、謂母曰、

世間人做不得事只是爲情牽

兒活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侍婢以糜進、不食、則以置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悲者、非悲君也、吾旦暮死、將懽然見君、獨吾母老無子、觧子又亡走於外、惟一與姊二人、而吾姊者勢不能相收、吾又且死、使六十歲之寡母、煢無所歸、是故悲也、含尸以玉珥爵一、自含曰、九泉之下、以此爲信、毋見其志堅不可奪、慨然曰、女死不過一時痛耳、吾旦暮之人、適使吾無後累、遂母子相對縫衣衾、治殮、且市棺、善世死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毛節婦周氏、十九歲喪夫無子、執志不移、事姑以孝

此母大奇

龍決身自下 才

聞朝廷旌其閭時年八十舅謂之曰如汝從大母者新婦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柰何欲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兩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遥遥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母死決矣退而復自語曰吾今日惟知不紿夫以生何心爲名母與姑皆毛出從姊妹也姑謂母曰吾兩人何至立視其死必止之母出棺釘盈握錚然擲于前曰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婦自經于床帳間聲如鋸母堅塞兩耳臥齒被流汗他嫗救之復甦張目覷救者頻顧曰徒苦我我終當死明日日中婦寢以被蒙頭伺人去仍以被裹衣爲蒙頭狀脫身縊

死其辭舅姑也襲衷其縊也以殮服時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也婦之初欲死也勸者曰盍從爾夫臨沒之言乎婦曰臨沒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者夫死年少無子而獨自居守吾夫哀其志謂我曰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善世爲人質直無隱情每自知其短刻意自將輒曰我不知何自能好數爲其婦稱古義烈事

贊曰烈婦於予爲從子婦親見其事故得而詳著之善世初死婦激烈欲死及母聽之不爲禁家人簇簇私語咸謂不可留乃更小縷縫衣裳製襪韈與諸親相勞

欵曲如平時初絶粒矣臨洛乃更啜粥家人又簇簇私語曰今食矣婦自若也死而樂之綽有餘裕其母之斬决益丈夫不如云

人百其身
何爲死之

雜著

陶菴儀　　　歸子慕

陶菴之儀惟簡惟朴舒而不縱檢而不局近於人情遠乎流俗文不爲新客而麤敝不因久交而縮酒不厭清味不厭薄可繼可久或蔬或肉談清而不談俗歌詩而不歌曲投壺而不六博彈絲而不吹竹賓去不強留客來不用速讌笑而不廢忠告羣居而不妨誦讀朋友依倚雍雍肅肅賓主皆志熙熙穆穆此陶菴之所爲自適也而彼與我之所共淑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會試錄序　　馮琦

臣項從冢宰後大計羣吏靡所短長事甫竣復有禮闈之役竊自念課吏不能考其成程士不能正其始是兩辠也蓋文體之弊至此歲極矣功令條格不啻詳復士胡背馳至此或謂　明興二百餘年道化蒸蒸比于雲漢故其氣磅薄揚翊發爲人文不能自止勢不得不横流以取皀芻收以見博盖氣運使然非人力也臣以爲氣運何如人心爲之耳九賓之席必不唱鞮語九奏之

樂。必不入蠅聲。乃今取六籍遺言。而强傳以竺乾桎下之說。割裂浮妄。必且無能影響于彼。矧其四緣飾于此。且以　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宫。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稟於紫陽之訓詁。夫宋儒之訓詁。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　王制也。即今爲之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得。然而非　王制也。先王所是著爲令。士安得倡異說于難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　詔旨取士。即明與諸士約。離經背弃傳注。參用釋老者。皆罝之令。既具壹禀尺幅從事。而諸士習詭異者且數年。今故步而從臣一旦之約。宜不能盡雅馴。臣亦士耳。豈

不相體其文醇疵恕之醇而不能無少瑕亦收之然而上駟當中駟矣其在繩墨之外即絕塵而奔弃不錄此非臣負士士負臣非負臣負上制也歐陽修知貢舉黜劉幾豈不惜才所惜者體耳臣才識駑下不及修遠甚爲 國家識文體兼爲士惜心術意乃不後於修然而退人易耳進人難士即退更端以進未嘗不復收適以成之進而不效未操刀而使割寔㯕之矣臣所歎天下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才吏甚盛治不逮古人議論甚盛識不逮古人功能甚盛眞心憂國不逮古人總之病生浮耳文之浮臣等能正之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

士自鄉校與計偕至對公車費國家供億不可勝記一對于庭百寮稱賀榮次素定宦途無敢望豈不亦國士遇我哉即能一官效一職度其事曾不足稱餼廩尚何論報若次及于事內不顧身外不顧誹譽真心爲國家遠謀出效力衛社稷乃可言報稱耳今夫合海內爲一舟而主與臣共操之安則同其利危則共其敗人臣一心爲國家計亦以自爲也士能以自爲之心爲國計則不待矣合衆心以圖事蔑不勝矣頃臣引古謨策士士其道所以然嚮對無窮者此亦足稱先資已及試於事能眞以古人自期待者幾人與人約而忘之猶有諾責

講武亦儒雅其氣馴浚

與巳約而忘之謂此心何夫士有國士臣有社稷臣業以國士遇我而不能爲國家遠謀出效力衛社稷則何取於士即文體正矣亦何益於國臣等所以正文體者誠欲得正人報國家顧臣等所能爲者止此耳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

武舉錄序

萬曆十九年十月試畿內才武士御史劉公實監臨之旣告成事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愚以爲國家取文士歌鹿鳴而宴之是役也宜歌兎罝兎罝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其卒章曰公侯腹心夫干城士所自有也請

畧陳腹心之肯蓋不使驅馳秦晉燕代間再從使者試士於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天下干戈化爲文儒士彎弧射策循故事而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用之今邊事脊脊動矣　當宁謀將帥之臣廷臣合牘而薦之其需士甚急待士甚重上之人用士不敢易而士自用亦難蓋天下無事士詘于見長天下有事士詘于見短馭之以羈勒授之以鬥狙驚良勇怯立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一士如百萬師者乎未敢知也在功令三年一比士脫迹行伍角藝於澤宮得雋於畫室歲未嘗之一旦有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覽者以爲士不素具

氣不素厲而愚以爲不在氣不厲在心不一其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爲將被介胄冒矢石目無二視耳無二聽有進死無退生所謂一也以僥倖圖富貴還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妻子還而二心則不一以請配功以賂蔽辠還而二心則不一將以二諂士士以二諂將將士相二而諂各還而有心則不一任人者二自任者亦二任事者二議事者亦二亦各還而有心則不一凡一還之心足以鼓百敗而欲以無不還之心嘗百進凡一敗之氣足以喪百勝而欲以百不勝之氣獲全利以是稱干城腹心

國家豈有賴焉且爾士亦聞西陲之事乎彼其將不能當漢一大郡而我日凜凜也彼師少於我而鬪士衆也彼一於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此善喻也嘉靖中虜入躁我三輔薄都城當時勤王之兵四至控弦之士如雲而不敢戰僅閉門謝虜虜去遥尾其後以報紫荊之役虜時盛兵入塞而關中兩偏將以三千之卒執而敗之彼有遷此絶慮無遷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勤王之兵而不足一戰而當其一也以兩偏裨之力足以距關而抗虜予嘗行紫荊道中出蜚狐口覩兩將軍戰處未

豈不據勒太息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多慷慨義俠一
旦受鎖鑰之任豈其出關中兩將軍下　天子威靈神
聖虜萬無深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虜盛氣以乘我
我無一矢相加遺此亦壯士之恥也恥之莫如決戰決
戰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一心往歲　天子坐幄次
召輔臣計事西顧而咨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而
用之　天子之拊髀也無寧頗牧而思亮預也此兩人
可謂不二心之臣矣諸士執干戈衛社稷惟上意所注
以為臣鵠庶幾哉無媿干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
師也予不佞無能訓迪諸士第備宣上指以愧為人臣

懐二心者惟爾諸士念之

贈中丞王公入掌臺憲序

先是懐棘王公以廷尉兼御史開延綏邊事既報 命即道中拜御史中丞覛師上谷方是時疆場之事敝刓極巳亭障垝以待市甲兵銷以待款挽輸之膏脂待費將吏苞苴待遷士卒老弱枵腹待亟我重挑釁首難之戒而彼縱其溪壑有變而我無以待議者謂今日之事不大革之必且因之無能兩利公至從容恬愉不驚不擾寢闒暴纊常如袵席之安惟日閱士伍清羽餉簡騎飭械以待虜變而後言馭虜事歲例關市費約二十

五萬有奇頃溢額至二十七萬虜至秋率衆來市挾我必予予即以爲例公裁爲二十三萬有奇議者謂必拂虜費且什百矣公曰百請百予一不予必拂百請百拒百不予亦拂揔之拂耳吾寧不予以其費犒鬬士易戰馬吾何患夫額外不可得而先失額內虜必不然卒如公計三年縮費十餘萬屬夷史酋叛出塞款谷蠡部會虜王掠我西陲閉關絕市賞則執史酋以自贖朝議欲誅之公曰誅之是誅一夫也而其屬且千百人誅一夫而千百人自絕于漢於策不便乃發傳遽移書大司馬客調護之史酋得不誅招諸夷諸夷更斬獲虜部來歸

有恩信則可節

谷蠡不勝憤搆邊三戰三郤之東西跳梁百計虛喝卒無奈公何則復俯首就約束塞下卒有爲虜偵諜者公以計殺之溫偶騐請長伸堡故地公使兩卒鉗其使出之橐衛亭卒以私忿殺部夷卒五人釁成矣公償不過麼布數百匹而紛立解凡中國犒賞歲例外圭撮絲粟不輕以予虜虜逋逃亡命來者盡遣還之虜中飢殭殍枕藉羣謀塞下公賑救之萬端使無及亂其爲犬與羊則嘍啃之爲虎與狼則蹴訶之銜之轡之鞭之勒之操而縱之張而弛之予之必先持之啖之必先嘗之示之以害而始裁其利予之以大利而始裁其小利居嘗曰

吾何賴於欵。夫公之不爲欵也持欵之精者也故公居塞上凡三年盡祛畏虜媚虜之積習而虜益恭　天子嘉功勛念公勞外久　詔公還朝佐御史大夫視院事封公三世如其官廕一子國子生公歸矣疆埸之事弛於擔負然天下微獨邠有壘而鄙有寇也方今　主上端居靜攝泰交之情雖未暌而宮府內外隔閡如九閽焉嘖室之議棼者十九執秩之吏去者十七而上下相激相疑浸尋未已天下可憂何獨在邊公誠邦之司直哉引纆而齊之操刀而割之於何不正愚獨以爲大直無繩大強不競是非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

未嘗暫靜也譟而激之動而擾之則亂矣善救火者撤屋薪疏火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治水不務導下流隄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決益塞益塞益決故救水火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此矣公既以闔闢操縱用之在邊而效今之來也吾且觀之在庭予與公昔業詩於詩得二甫焉吉甫非伐玁狁而詩頌之曰文武吉甫山甫補袞式辟而詩人頌之曰柔不茹剛不吐夫功有決于斷而或敗于激惠有成于直而或縻于爭無亦剛柔之鮮中而文武之劑量未審乎為人臣如二甫者亦可矣

贈大司馬邢公昆田平倭奏凱序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於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於 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 天子乃命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劍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軍中標劍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倭有死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趣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靡其壘而軍清正乞和

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栖於島山議者畸楊中丞語侵公 天子不爲動命公濟師公以一將軍麋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公授諸將方畧邀擊大破之石曼子殲焉禽僞九州都督正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亡算海上之倭跡如掃矣捷聞 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朕得行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良苦暴露幕府急覈功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內有大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倭急攻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且鄰虜以倭之狡遠

萬世之功倣難以許人

交近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衆虜資倭狡翕而出不意則我諸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畸至彼謀不合我力不分於中國自疥癬耳此萬世之功一○大兵大役之剝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横海之役天下徃徃騷動以及於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餉控弦之士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畝而飛挽並海而城守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頓財不索者自公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久役得返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內外無他虞此萬世之功

二。朝廷天覆四夷斤斤守臣禮無如朝鮮桀驁敢為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不能使存衡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蔵籍以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　主上之於朝鮮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摧一强國以風示四夷之君長莫不稽首内向罔敢越志天子恭已受重譯之朝國勢强國體尊此萬世之功三。國家破倭之功無如劉將軍胡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入百爵通侯倭以颶風至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南所當倭不過數千半出國亡命其酋長非有成謀也哉又自戰其地自食其粟其於今日之事勞逸相倍所

亦一說

宜並存之

當衆寡强弱相什而勳伐相百也說者曰倭酋關白死故諸路倭皆解去予以爲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攻瑕摧强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温不死李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賊伏天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將寧能違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及顧行不旋踵我攻堅而倭瑕我摧强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爲公用也以天子威靈掃境内而屬公計豫定士豫附陰褫其鬼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務宣布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體非所以揚休美

勵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蓋　國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之朝鮮亡　主上命一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軼先臣而誦　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守議撤兵議功辠章數十百上　天子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　天子獨決之閫以外　天子以畀督撫兵交于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　天子爲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

操假便宜寬文罔期於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如山故公得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之烈向微主上獨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却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之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之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也既成即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有罪倭不還且以不還罪之倭還即以還罪之自始事至今日非 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斯以談則前所稱三大功者非邢公之功而 天子之功也公既振旅以還行飲至禮 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即問公何以破賊公前具言盡 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間而後以

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　主上料敵何幽不洞燭以主上決策何事不割斷惟　聖主爲能外內無患亦惟聖主可爲忠言惟公與二三大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鎮背執榼承飲以勞旋奏而頌公命不佞爲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一身是遑險哉

送薛青雷都諫出參藩序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參楚藩其門下士間言于予薛君予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舉士且階三品官易達也時易逝也離合不可常也不佞于是乎三歎初薛子自吉士爲給諫要人㫖之引與共事薛子謝不往曰

士而附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譽如以附人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前之是非毀譽一而後之是非毀譽二一吾猶不任而況二也夫守身若薛子者可也蓋治世如治邊其凌厲搏擊持人短長相刃相劘如風如濤似戰茂蔭宇下甘言媚詞覓人顏色無所不唯諾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疎招不來麾不去乾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邊涉世皆有三策吾皆取守焉薛君曰夫守居先生之地可也而三才言官也未能崇論宏議極言闕失今且儼然參藩未有以報　國恩後即再欲有所補拾何由乎予以爲不然夫世無極言敢

諫則吾以責君世盡欲爲直言敢諫則吾不以責君言路之塞也人盡不言其開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反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爲激切觸冒忌諱人主遂疑羣下與之爲抗操成心以逆之而言者始詘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收伏在艸莽者百餘人于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不言之漸也薛君爲諫官遇事即言言當其事而止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附麗亦無避忌此所謂屹然

獨立於世而不跛倚者邪無論守身即守官如此未爲
失也盖數年以前　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一
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於是任事者輕言事者重令
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未必行言稍切或反以激而僨
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尺寸寸可自樹也夫
言所以爲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今之言官言而待人行
之今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難易相
去遠矣古行省大僚多自以其意爲治不盡循一途轍
國家法度纖悉具備三尺律令人盡出其中能守法者
稱賢耳由前言之則守官由今言之則守法吾始終所

予皆在焉夫治邊者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敗居官視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大害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君之門人共之

送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今年春陳侍御從龍以河南道主計吏引繩墨別白黑黜陟一禀于至公朝紳爭識其風采會言官以請訓儲得重譴省臺以論救而譴者十餘人銓部以遷建言者官而譴者四人一時所稱端人正士如鍾都諫羽正張都諫棟王選部教皆與焉侍御欲草疏直其事或謂侍御前疏指切宮闈留不報今復有所論列必將上干

道家言

明主怒以憂太夫人太夫人亦數諭止之屏居獨處則使使偵侍御何爲出稍久不還則使使趣召之曰得毋入朝上封事也侍御久之不得發意嘿嘿不自快于是奉太夫人以歸友人馮子酌之酒而送之曰嗟乎端人正士盡之矣或以言去或以職去或以不得其言與職以去朝士大夫其異哉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覆說也蓋往歲之華縣進賢人而亟退不肖夫名者爭之器也予之美名又驟與之美秩天道所忌也奪之以所深利而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在人情必不堪處天之所忌與人之所不堪則其勢不可以久夫甚精必愚至

肯去亦妙

潔易辱硜硜者可激而盡也士業以抗直爲世所指目遇事必言言必盡盡言必得罪一得罪則其類不可以獨安非以言去則以不言去言與去皆足以自離於人主人主旣不肯虛懷以聽人臣又不肯降心以留此不盡不止之勢也蓋自古旅進者必旅退若旅退則未必復進宋時諸大臣一言不合即下殿上劄子求去一正人去而衆正人從之故有官家別用一番人之說向使諸公稍濡忍調劑無過持其高論使君子小人角立而爭雖未必盡行其志然決不至喪朋敗類空人國家如是速也由此言之則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具見

於前事矣方今　君臣隔絶外不寧而多内憂悠悠萬
事未有反汗拔山可以口舌爭而得者計獨有竭誠極
忠從容鎮定而微防其不然眞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
耳蓋正人常利　朝廷無事而不肖人常利君子有事。
君子居重爲輕根處靜爲躁君即使閭閻無有所問而
正人在　朝廷上之持兩端且向且背者亦猶有所繫
心即眞爲不肖亦有所憚不敢發夫使不肖人有所憚
不敢發即君子之類不盡而天下事尚可爲此詩人所
爲賦白駒也侍御行矣子假以歲暮爲期侍御愼毋有
他請使世多君子邪我與天下同爲君子世無君子邪

議論不可[illegible]不同不得之時只得獨做

我獨爲君子同爲君子其功大獨爲君子其力專侍御言官也安往不得自效夫使侍御險危其身以沽直名太夫人不喜也使侍御變度易慮習爲冏寺太夫人又不喜使侍御不勝膝下之戀優游遁思坐而自廢太夫人又不喜太夫人所喜者惟侍御爲君子及與天下同爲君子耳侍御奉親孝能養志其以予言質太夫人以爲然否

送李仰城之山西總戎序

寧遠公方以武事垂帶礪之業而長君仰城公者以名將子捕首虜樹功伐塞上入爲勳衛副非軍久之拜大

將總三晉之師東起遼陽西竟太原數千里之間則李公父子爲扞蔽云李公旣受賑以行三韓士之官于朝者皆出祖而以言屬不佞不佞將稱述閥閱以侈行色無當於贈言之義即欲有所陳說則封疆之事非所習雖然覶諸故記畧可得而言矣夫將臣立功閫外者惟其時耳以李將軍氣蓋一世受知人主而文帝以爲不遇時假令生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盖天下始和親也及當武帝時盛兵出塞而位不過九卿任不過偏將至不得一當前行此雖遇時與不遇何異哉李公故儻蕩負奇力扼虎射命中居常率迹射之士自當一隊横

衝匈奴相戒不敢犯此其意氣無與李將軍今且建大旗鼓握虎符以往其遇合於時視李將軍何如矣益嘉靖中虜勢張甚薄我郊甸入衛之師雲翔而不能戰烏覩所謂犂庭度幕之奇隆慶中虜始悔禍稟受纓縻將士以微功為戒即勇畧如飛將軍者持籌而計市直爾犂庭度幕之奇安所用之日者虜族類不相能尋及干戈三月不解所殺傷以千計而其大酋名王不能禁止今雖小定然而各操其隙疑不能無爾心意者天將大披其國長其爭端而未殺其毒未可知也夫虜勢所由盛衰邊事所由利鈍惟此時矣　朝廷深惟至計推轂

而遣將軍願將軍孰計之而無與俗同夫神爵之兵力非勁於元狩出塞之師長驅遠馭非加於曩時之畧也不用甲不伸威而單于入朝邊徼以寧此非漢道有强弱而虜勢有分合也今有能兩匈奴其國如五單于爭立之事者乎其强者長內亂而弱者藉外援行矣李公功名之會千載一時不可失也日當邊陲少事稍循士卒討練軍實乘隙蹈瑕成軍而出是以一逞而將吏視蔭無能遠圖士氣沮傷軍行情竊今即有渾邪要邊叩關內附而中國能具驃姚數萬精騎迎之境上者乎將辟仁明誰與領此夫疆場之事即可以亡奇奈何亡備。

一旦有不虞不戒虜騎闌于互市之下其何以制其亥命願將軍孰計之也夫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陳湯發屯田吏士險從烏孫兵破三重城斬郅支首此豈素所訓厲與將相習者哉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而號令之氣色精明今以李君才畧揔三晉之師指麾變置而戎行有不改觀卒乘有不增氣者乎無論遠者即我三韓之卒非素勁也敗傷之氣數年未復特以君家大將軍用之而士務先登戰不旋踵威震殊俗武暢四海由此觀之士豈有勇怯顧將之所用之行矣李公勵飛將之氣决射聲之計飾臨淮之紀律遂神爵之長策千

載之功一朝而立使後世稱　國家之有世將比于吉甫召虎嗚呼真不負此時矣

疏　　馮琦

為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　聖明速
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十二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　輦轂下矣屢經　臣等題請考選未奉　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況於疎逖下吏羈旅孤臣即有苦情安能自達于　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　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後考其成言官先考

有體

而始授以任是維鉅典夙嫻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　闕下旣離舊任未授新銜旣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次竊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爲典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徵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爲有識所窺况此徵召之

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
置之召本有名置之何辜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
寄身於忽毀忽譽之口而 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
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前
博訪精選之 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讜之意總屬空談
此臣等所爲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上
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
廩及其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稍
臣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
有拊襟果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

不過行取行取不過不過旅食都門耶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亭遷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使平常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爲部院採訪何用畧無風勸人誰信從此臣等所爲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才惟上所奬養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向早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頻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緘影消松柏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于

依阿唯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臣等所爲人才惜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爲國赤心更在 聖惪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囙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謂內朝有缺失不欲下臣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欲結知 君父何可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出忠悃不忍不言或隱蔵章不得不言即在前人尚有可諒況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罍受瓶耻李代桃僵譬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已平豈可更

執後舟欲償前舉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袞職闕與不闕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自妄言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爲我益惟夫 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好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懸其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珮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舉在諸臣考選不精舉在臣等至于旱發 明旨惟望斷自 宸衷則 聖

神祖朝公實做得格心事議論亦不減宣

治益光　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與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臣等相顧太息一艸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欝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惟　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爲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　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茆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

公愷惻惜乎年之不登也

望村突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漸沒新穀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催徵行旅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粮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廩空數年以來災祲洊至秦晋先彼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荊楚又繼之

三輔又繼之老弱塡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彼溢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至于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車轔馬蕭行賫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之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槖立傾矣以無可稽查

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畧以十分爲率入于内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条隨者三指騙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不與焉　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若礦若稅之民即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于如此臣固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近歲大辟以争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强奴悍婢則怨者

大人而十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
與參隨豈但强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
始於民心之離逷離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
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
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　陛下亦可以
省而杜其漸矣即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
日武昌爲甚　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
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
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
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

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為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大亂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之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既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為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巳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為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為長慮哉民既窮矣既

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畧百萬有如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永固而何以不傳至

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酉閣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贖貨之名留于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冀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等竊覩　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　皇上起之亦自　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　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時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牢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

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寃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爲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絏於此遠近傷之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爲寃輕處此一人無損於法而天下皆以朝廷爲是惟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惟陛下加意於臣等之言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疏

項者　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於一也統於聖眞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於　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于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蓋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眞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

予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其自弃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弃行檢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强同於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弃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鴃結之語語道既爲蹐駁論

有旨禁書而禮部門首盛鬻司隸何不擒
逆

文又不成章世道潰于狂瀾經學幾爲榛莽部科交列其弊　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何也解書或用注疏或不用注疏則趨向不一也論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騖才而取奇僻則鑒裁不一也同是違　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以爲當處或以爲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毀異說去年亦奏有　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書等經學於弁髦得　詔書而挂壁如此即　朝

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於聖人之言與天子之制、而定爲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注爲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爲主、其有決裂聖言、背違王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議、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負、仍具文報部、要見黜過險詖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餼一月、增附不許挨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准歲貢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

定行參降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
王制爲準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　王制則參不背
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
試多者斥革各解卷到部劄委司官評騭送科覆閱各
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
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官提學官違式之大者具疏
參究其應停應降生負徑行提學官處治至于文章之
體裁士子之條格容臣等細思參酌再行題請伏乞
天語叮嚀勑下部院斷在必行行之三年而士習不歸
正文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官負均受其咎乃

臣等猶有說焉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爲國其議論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虚主于自爲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真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自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内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藴而陰附於吾道之内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于

吾道之外非　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於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頽波於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屆也伏惟　聖明留意

奉

聖旨　祖宗維立世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弃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秖緣主司誤以憐才爲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錄以誤天下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還開列條款來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

宜在山林獨修 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

東人談東事可療飢伐病

議

東省防倭議 與邢總督　馮琦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患如海雖復洸瀁澒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届而止河則犇突橫溢遷徙無常可使平陸爲河可使河爲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爲犯遼左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旣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可守埜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即我精兵處無論能戰

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
畿輔重地爲國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
掠而還無巢穴以自守各邊之兵達者十日近者五日
一呼立集平原曠埜以騎蹙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使
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
倭水戰不及南兵者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
如也若出于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擣其一虛而我達
其兩長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
安能救人各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非震邦畿西梗
運道遊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巳自立窟

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爲客彼反爲主我反致於人彼反致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也○請畧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綰轂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二百里不絶山勢西起太山南接蒙山錯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於萊則登不能救南面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外控登萊內護省直

撫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爲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爲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爲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鬬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援以紀律則皆可使爲兵内憑百雉外阻羣山强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埜可清亦惟青州爲然故莫若建青州爲重鎮厚增陴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聲援互相灌輸而内於中原添一重保障竊以爲狡計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兎

此非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着之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爲歸青素亡畜積一年耕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鬪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六博蹋蹴游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思亂一旦有事乘機肆掠乘機報讐緩之則不濊於倭急之則潛應倭

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

海之險一矣至青州我失羣山之險二矣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倚海爲門戶西包河山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即以信臣精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者也竊臆計之倭越大海載糗糒器具以來跳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賫一月食而因糧於我海邊空濶人烟稀少加以逃避鳥驚獸散彼即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淸楚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蹴我畿

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於天津
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於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
於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險
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則建青
州爲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餉議將
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列其事於左以俟籌 國
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南北兵將水陸所宜水戰宜用
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得不可久恃終當
訓練土兵第以彼爲師習其技能耳今海上水兵二三
千人而邊兵無一人邊將無一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

特爲長城耶今日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已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于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參將一員誌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邊將威望素著者坐名上　請隨帶家丁參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粮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爲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即以其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至于本省

班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覆以海氛未急未見允行今當盡數留用譬如人家有盜令使臧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洒掃緩急失宜且方借兵於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比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於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於世士民量其時日以爲蠲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某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事各

處修城宜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負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謀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裹糧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即先行窖藏急則即時焚毀寧弃滿谿必毋以糧資敵寧竄山谷必無以民資敵也我之於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直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相敝或可冀耳其次當春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糧赴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陜

二省錢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量加鴻臚武職虛銜罷閒士夫得復職閒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今沿海地方民閒得以本色上納錢糧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輸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糴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收之糴糧之時價貴而得糧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即

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貿粟納粮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遑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穀豆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兼亦備飢預圖則省臨用則難豈登萊之患獨緩於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於備虜邪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衆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為僮奴得僕化為恭順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來則靡費不少

民窮甚矣不可不思

排山倒海其勢難支棒漏沃焦為時已晚所當亟為題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劄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色急則獨收折色鬻爵贖罪本非美政而古人遇急皆為之甚至榷酒酤算車舟而不可一緊加于地畝則以數者之害比之加賦猶淺耳至于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能徧給宜倣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貲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官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惜

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之計莫急於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顧海上之備既不可已內帑之請又未必得不於地畝議增更於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修本地武備況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氓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於前日之未減耳即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三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

畝之内，加三四釐於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即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礦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塲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大工伊始，普天共役，豈我東省獨爲匪民，錢粮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粮，即給有官價，道路既遠，賠累必多，驢馱車運，皆取於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歳非大收，近城未見荒凉，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粮無所出辦，則因累及本社

稍能自給之民名為遺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既流離能無嗟怨倭奴倘以小惠誘此離心衆心之城既離藪物之墻何守今願請留正額錢糧以給征繕則墳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增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即萬不得已寧至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即有逃亡明與開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歡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若由之中不敢與聞時事直以桑梓之地安危相關故遂畢陳其愚惟臺下留意熟計其便

書

答太倉王相公

馮琦

自工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予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為異數至于屢　詔責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頒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累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辭若夫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苦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憂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讎無惠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讎言報則又淺雖

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半詞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并力廷諍此背水陳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耶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詞則易爲決絶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頻勝見子此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于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

激之以不為、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為、其為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為大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辭彌順、以俟 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之大善、不則請預教 皇長子即 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 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為老師之遐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令如此、而況受恩深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為功

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畧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屛斥忠讜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爲議論者始敗于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愚者外同

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至巳丑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爾並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爲異根異爲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无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荼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爲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餘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耳何讎何隙而戚而附敝血氣有餘即爲火病

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僞邪惟眞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烏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竊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節爛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爲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

所傳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當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躡影影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於章奏亦顯致慎於口吻夫事待言顯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亦且海鷗可狎夫天下

有益之事多則益益之謗自少亦不必小且淺也

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其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覩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釁不開即前嫌漸彌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爲波瀾若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爲兩敵我居其一即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

所以爲勝而用獨所以爲不敗郤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鴦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猶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夫吳君之吳也若廹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

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　天子者況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　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使下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凜憚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為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至于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為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針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

又必奉之比侍老師仰屋而歎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埶
成如虎未成如兎者搏兔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
矢臂一鷹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旗
鼓聚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鷹之用反以
震驚山靈蹈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
無一言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聲
救言官之疏特出異側士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
君側之惡者必上憑　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
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
則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

審圖之凡門生所陳只論事理未必盡合事機又涉世之日淺所見僅十餘年事遂欲引而伸之以槩其餘故多所不合昔有見豕白頭而上獻至河東見豕頭盡白乃始嚜然而慚以門生之愚而謬陳說于老師之側不自知其爲遼東豕也雖然其意則忠矣

寄山陰王相公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變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隨以激繼激益伉慨論列前與後相迸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爲禁不敢出一語人主以爲忠順無忤遂謂人臣

稍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先繼王嘉以胡廣繼桂萼是以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事輙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爲緘默再變爲巽懦緘默巽懦不過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矣即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近人情者執持而見詆亦幾變而詭隨無復有爲國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宗鑑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在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

務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小臣與大臣兩詘舉盤危而奉之中人誰實爲之　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臾激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鏃前者矢發矢者弦發弦者決使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于弦今舉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蹤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案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與言者爲敵而已之事

可以不問不辯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彌衆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濟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槩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夫衆之所推衆之所推政地不能芘也勢不能無借援於內內又借策於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相雖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爲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爲常視爲固然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往時

中旨用陪推者以爲異今以爲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爲異今空其官逾年以爲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人以爲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踧踖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　上怒逐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爲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臣以爲不言言矣又以爲不力今相習爲依阿淟涊容容自保以爲常以前可驚可愕今皆以爲常事無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爲不奇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宮之中獨有左右左右亦人人自危

持祿而隨不可言矣

毛髮淅洒重足而立　至尊孫立于上而大臣未有焦勞爲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今持祿而稍隨今爺相提而論則後獨見其順而前獨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今未復也自入都來嘗懷歸計於時事不復措意遂成三緘聊爲閣下一吐所見聞亦以當一夕坐談耳

答葉龍潭

延古無可寵之肴然

門下雄才大畧鬱爲時棟塞事視所急則以門下徃門

廷市不罷
文無罷馬
市之肴

下所居而重乾若長城犇潰門下封事詞嚴義正眞有滅此朝食之氣天地爲震怒烈士爲飲血鉛槧之士亦奮然有封狼居胥之想即執鞭所欣慕矣向者復所再四致雅意若將委節鉞之重而以下交德意甚盛頃復寵以長箋況以隆禮勤勤懇懇虛懷而咨籌策丈夫相與意氣誠孚臭味誠合即千載旦莫千里几席豈必援塵而游哉不佞誠無以佐末議然竊外計虜情内計兵力欵固未能盡罷也蓋既欵之後與未欵之前其勢異今有人於此餒而望食不憚低眉下氣爲可憐之色其與爾難其求爾急既與之食而從旁奪之則攘臂甚怒

而起何者彼前急于求其所無而後忿于奪其所有也今虜衣食我中國久舊日邊臣所以媚之者無所不至一旦盡罷九塞之市盡奪其衣食之資聚數百萬饑豺狼于境上而我所爲備者蔑如也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戰不可勝勝不可必此於計不完然在今日不罷積之數十年而遂不能罷事至于不罷不可欲罷不能其憂始大矣故其要在以必罷欵之心而行之以漸在我者不必論虜順逆而在虜者則隨其順逆而姑漫應之語曰因事制宜以敵爲師虜犯一鎮罷一鎮之市犯一邊罷一邊之市虜所不犯我姑與之

彼且爲陰陽我亦陰陽而用之譬之大寒之後衣難盡減大飢之後食難驟飽事有機而處事有漸市以漸革兵以漸練久之而後可盡議罷也蓋自漢唐以來未嘗恃和未嘗不和正不必諱和而爲款顧其所爲用和者異耳款既不能盡罷則莫若以不和之心而行和之事夫漢文帝時無歲不議和亦無歲不犯塞而匈奴終不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四十餘年不被兵一開隙而遂不支者虜固宜和不宜久也故善和者嘗以不和制之我能制虜何諱于和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款且稱臣進貢亦何足爲我榮者彼當其得利即稱臣稱

奴不辭也、而當其爭利、即叛、父叛君不辭也、自古稱得
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直以禽獸畜之、而我但借聽
于一二通事之口。遂謂眞臣伏我矣。此如公冶長介葛
盧辨鳥獸語、而以語人、即有非是、誰知之者、盖天下之
患、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鄉與市不通、而駔儈居其間。
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
間。君與臣不通、而左右居其間、譬如鬵鑊在水火之間。
終于火盡水竭、而鬵鑊不爲損、則其患不獨在邊事而
已。今以窮邊僻壤、皆得通于大內、操錢神而得其所欲
在陝什二、宣雲什五、薊遼什之八矣、挾內以求閫、挾閫

勢極重不可反但須要此議論

以求部請寄不行而危法中之近日之銓部是已故其人在外之外而其根抵在内之内內外交通相與爲市罷虜之市易而罷内之市難門下且何以策之辱承清問遂娓娓無所不談近于交淺言深要於門下知則採矣

答呂新吾方伯

不奉翰札三年于茲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覰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禁晉行省儼然尊重矣而羣望未厭士大夫皆望門下即拜中丞而不佞竊以爲行省故不減中丞重也

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即　國
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撫中丞出而行省之職
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畧
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脊之總督即今之經
畧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為重久之亦
為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繁
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
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
出於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
猶治也今於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

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直指反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來諭聞不佞進修之益及亂嗣之兆，過許楚錄而索近作，誠自慚愧，未有以復也。長安散吏，供奉餘暇，方欲小休，而士大夫輒以此相役，既爲世人，不得不爲世人語，而非其意也。稾皆弃去不存，且恨不得焚却筆硯耳。讀風憲約一書，盡事情，持法體，凛然登車攬轡之志，此何必減內臺重邪。我知門下所以爲行省矣。

讀此等記赫赫者眞可畏也

記

德政碑記

馮琦

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吏中、摘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既久、摘發治辦者皆與其人俱往、而武獨見、蓋世所稱赫赫者難使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不爲赫赫者也、譬之飄風驟雨挾怒霆而下、非不震蕩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已、震蕩之過、或遂有所摧拆、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所以然、蓋吏道亦由此矣、荊公涖敝邑五年、其善政、如墾荒撫

流務、清編審、平徵收、省勾攝、雪寃獄、清丈量、積儲待、典
學校、表貞烈、奉能吏、僕數然大畧立法務簡、持法務平、
即窮鄉幽壑、欲陳說疾苦、皆得詣令無所隔閡、故朝所
曆涖、暮及百姓、於公始至、驩然道之、已習而安之、旣去
而悵然思念之、更十餘年如一日也、以質之汜鄉侯、復
何愧邪、葢今天下側目重足所患苦者、獨在赫赫吏耳、
彼日凜凜焉、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遠、取數事條次之語
訥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刻期以責其効、慘礉以速其辯、
何暇爲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野則否、上官稱賢、民
則否、當官稱惠、去則否、世所稱赫赫者、大都若此矣、守

令職在牧養法當如父母於嬰兒安得所謂赫赫者而稱之荆公當去之日如始至之日既去之日逾于在之日世所稱赫赫者蓋能爲之而能不爲也史稱何武仁厚至其爲刺史行部中屬吏有罪又應時舉奏故當爲郡吏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公自爲令爲御史治邑按部皆與武一轍而其器深廣萬頃不撓亦復似之蓋士必安凝如山渟泓如淵然後足以享盛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覽都盡即赫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爲政者怨府也赫赫爲名者毁媒也惟寛大長者乃可以久如公者眞其人哉予故列次其行事以附于漢循吏之後

郡地次之
還衡此方
論

而并以議夫世之赫赫者、

臨朐縣文昌閣記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披天文、魁主日、平旦建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朐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典邑庠、謂聞者科目晨星、以堪輿之説、建高閣于東門故址、爲學宮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計工程度、官是土者、及士大夫百姓爭助之、貲逾年未竣、而邑侯至、實始成之、是役也、以張君始、以吳公終、而務書不佞爲之記、

余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今祠家多援周
大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爲祖爲師取斗
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鳥青
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
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
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
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星
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爲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列
爲星也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
今當斗柄所建而爲之祠潔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

大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于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于天乎受命于地乎吾以爲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耕而獲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于修業實有所覬而以乞靈于堪輿天官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澡祓其心志斯不亦累士以爲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心凝乃神游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掞天藻而敷國華爲景星爲慶雲此其爲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

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
斯亦地絶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堪輿天官家
言則余不敢道之也